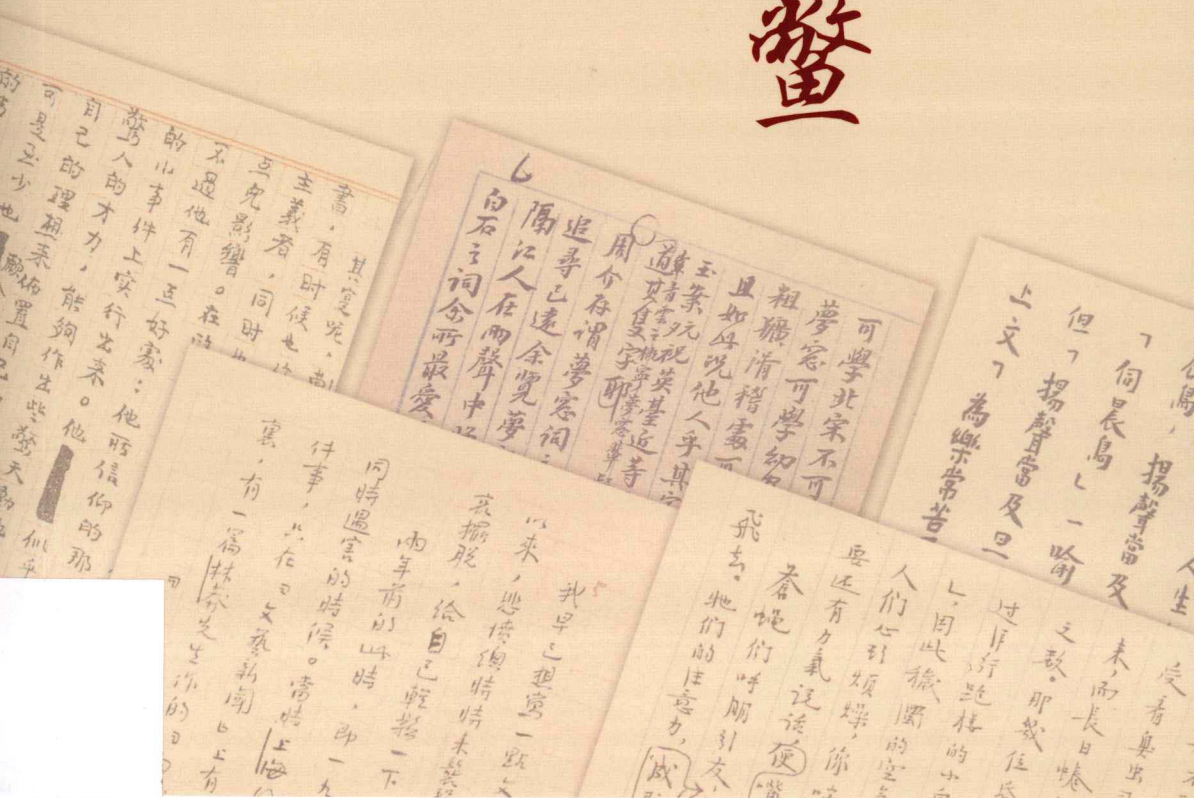


文人与 装璜

陈益民

编

百读不厌的名家散文
百年绝响的文学经典



民国大家美文丛书

鲁迅

徐志摩

郁达夫

朱自清

林徽因

胡适

钱玄同

郑振铎

庐隐

章衣萍

周木斋

靳以……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

大家美文丛书

文人与装璜

陈益民
编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文人与装璜 / 陈益民编. —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13.4

(民国大家美文丛书)

ISBN 978-7-201-07939-4

I. ①文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
现代 IV. ①I26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10759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黄 沛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: tjrmcbs@126.com

高教社(天津)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700 × 960 毫米 16 开本 14.25 印张

字数:200 千字

定 价: 26.00 元

悲凉时代的芒花

(代序)

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,现代文学的花园开出了朵朵奇葩,散文随笔便是当时广受关注的佼佼者。白话文的兴起,让文言文退出了历史的舞台;西学东渐,让人们有了新思维和新眼界。而一批既具深厚传统文化功底、又深受西学熏陶的文化名家,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,用多彩的笔触写就了无数的传世经典。

鲁迅、周作人、林语堂、徐志摩、郁达夫、朱自清、沈从文……无数散文大家,就像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座高峰,为时人赞叹,为后世仰止。虽说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思想、立场和观点,但他们在现代散文创作上的贡献,终究是不会轻易淡出世人的视野。

本丛书遴选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一些名家发表在报刊上的散文佳作,按照文章内容的不同分为十二册,即《古风犹存》《陋俗与恶习》《丝弦与丹青》《读城记》《阿Q永远健在》《国病》《浮生百味》《闲情雅趣》《情爱告白》《文人与装璜》《文章正宗》《大家评大家》。概言之,这些文章主要与人生问题、社会问题和风土艺文诸方面相关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这些文章总的格调是沉重的,悲凉的主题占据主流,即使间或夹杂幽默闲情一类的文字,也仍不脱对人世嘲讽的风格。

文
人
与
装
璜
美
文

阳光灿烂的日子荡起双桨感受迎面吹来和煦的风,类似这样明快而充满幸福感的文字,我们从当时的散文中是难以看到的。而这正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示:文章表达着作者的心声,折射出他们对人世的切肤感受。刺世的芒花不必带有牡丹的娇艳,它只向世界透着冷峻与悲悯。回望历史,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国,是怎样一个动荡变乱的时代?从北洋军阀的横行,到国民政府武力“统一”后的动荡,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烽火连天,最后又是一场刀光剑影的内战,可以说,三十年间国家未曾有过安定的日子,社会黑暗,战乱不断,生灵涂炭,真所谓“长夜难明赤县天,百年魔怪舞翩跹”,无边的苦难弥漫人间,身处这样穷困、无望的国度,作家们又有谁能作出莺歌燕舞式的文章呢!

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?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那就让今天的我们,面对这记录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国事、家事和人事的文字,去感悟我们深爱着的祖国,曾经走过怎样的岁月,又该走向何方。

陈益民

告 知

书中所收文章,因发表时间较早,不便联系作者或其后人,请有关著作权人见书后与我社第二编辑室联系,以便付酬。

联系电话:022-23332465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民国大家美文·文人与装璜

杂感家的见解	吉 力 / 1
临别赠言	语 堂 / 3
游击战的杂感	辨 微 / 8
关于爱国者	巴 金 / 11
给 E. G.	巴 金 / 14
“能言鹦鹉毒于蛇”	秋 云 / 17
尾巴主义发凡	郭沫若 / 19
我的一个小回忆	曹聚仁 / 21
林琴南与罗振玉	开 明 / 24
关于鲁迅先生	曾秋士 / 27
鲁迅：一个赞颂	[英] H. E. Shadick / 30
丰子恺和他的小品文	赵景深 / 35
论穆时英	沈从文 / 40
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当	陈子展 / 43
论周作人的做官与东渡	李 甫 / 47
“京派”和“海派”	旅 隼 / 53
完人	徐懋庸 / 57
卖书	郭沫若 / 60

自剖	徐志摩 / 64
再剖	徐志摩 / 71
求医	
——续自剖	徐志摩 / 76
我所知道的朱自清先生	丛硕武 / 81
施蛰存先生底看法	耳 耶 / 84
九儒十丐	申 公 / 88
刘半农的隔膜	敦 庞 / 91
屈原与钟馗	
——纪念诗人节联想之一	孟 超 / 93
杂谈读书	风 子 / 97
历史的公断	东郭迪吉 / 99
论乌鸦	绀 弩 / 101
失题	岂 明 / 107
无花的蔷薇之二	鲁 迅 / 111
开卷有益辩	柳 湜 / 115
文学青年与道德	杜 谈 / 119
有不为斋解	语 堂 / 121
论“第三种人”	鲁 迅 / 125
文人在上海	苏 汶 / 129
联大在今日	慕文俊 / 132
求乞者	新 以 / 139
打秋风的人	周钢鸣 / 144
说浪漫	语 堂 / 150

谈灵感	罗念生 / 153
说肥瘦长短之类	郁达夫 / 156
论语社同人戒条	佚名 / 158
闲话民族	陈子展 / 159
缘起	佚名 / 166
“《论语》一年”	
——借此又谈萧伯纳	鲁迅 / 171
《论语》复刊词	本刊同人 / 176
书店	蒲葑 / 178
北平旧书肆	商鸿逵 / 188
书店里	朱管 / 192
巴黎的旧书摊	陆侃如 / 194
东京的旧书铺和旧书摊	晓 晔 / 196
守缺	芦 焚 / 200
“之乎者也”之类	猛 / 204
血腥的桂冠	龙虎山人 / 206
“作家”与“人”	应服群 / 208
“文人”	魏孟克 / 210
文人与装璜	
——又名《读〈论语〉》	姚雪痕 / 214

杂感家的见解

吉 力^①

一九三六年的春天，我曾以“原宪”的笔名，在《立报·言林》上发表一篇不满千字的短文，题名《人命关天》，大致是感慨“五卅”精神的消沉。因为那时候“华人”的性命，常被死得非常奇特，从“推”和“踢”的一人行为，到两人抬起向黄浦江一抛，以至于六个人“铁管齐下”。而其结果则无声无色最多；最有声色的要算“抛”的一幕，是法庭判决被告无罪，旁听者“鼓掌而退”云。

那篇文章的原文的结尾据说登不出了，由报馆的当局改成为“他们对于‘倒提鸡鸭’‘活剥田鸡’都要出告示禁止，难道人命还不如鸡鸭田鸡吗”？第二天又由该报的主笔小记者出来注释道：“其实，田鸡，鸡鸭，可以供人们屠宰佐餐之用；如果文明人目光里的野蛮人(?)，也能供吃食的话，我想文明人一定会用保护鸡鸭的方法，来防护那些野蛮人(?)的。所以，世界只有动物保护会，如果来一个人权保护会，就准该被解散。本来，人哪里及得上动物的有用。”

^① 即周黎庵。

当时我看到结尾处的增删,觉得非常不满,因为用鸡鸭田鸡来方我们人类,以低等动物的待遇来诉说人类的不平,那是乡愿的见解,实在两者是毫不相涉的;但对于第二天的注释,却觉得颇有些见地,于是也没有声请《立报》当局予以更正了。

后来《花边文学》出版,鲁迅先生早已先有了对于那些乡愿见解不满的文章,那便是《花边文学》题名所由来的一篇《倒提》,是以“公汗”的笔名,发表于《自由谈》的,因此我明白那篇注释精辟之所由来了。

鲁迅先生在《倒提》里指出,“以为西洋人优待动物,虐待华人,至于比不上动物,这其实都是误解西洋人的,他们鄙夷我们,是的确的,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”。这几句话,只要我们不承认鲁迅先生是买办或奴才,那便是最公平最确实的见解。在乡愿的眼中,西洋人要不是仁慈无比的主子,便是残酷透顶的敌人,决不肯说那样中紫的话的。而今人对于鲁迅先生杂感的笔调,早已有了一个“师爷笔法”的定评,我实在找不出绍兴竟有这样宽容的“师爷”。实际上他既不宽容,也决不无理恶刻,只是以杂感诉说真理而已。而真理者,正世人之所懵懂。于是世人之所宽容者,如“落水狗”,鲁迅先生“从而痛打之”即为恶刻;世人之所切齿者,如优待动物甚于人类,鲁迅先生从而诮刺之即为宽容。人类社会如都是合理的人类社会,则根本上便可以废弃鲁迅先生的许多杂感。

鲁迅先生的杂感,正和他的坟头乔木一样,已在渐渐生长了,我觉得《论打落水狗》和《倒提》这些文字,大家还是有仔细研究一下必要的,否则,杂感不指出真理而诉说感情,有时候也不免以乡愿的见解糟蹋杂感这名词的。

载《鲁迅风》第5期(1939年2月8日)

临别赠言

语 堂^①

朋友送别，劝我把去国杂感写出来，寄回发表。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，不过题目太大了。为今日中国之民，离今日中国之境，应当有多少感想齐攒心头？不过虱多不痒，债多不愁，千绪万端，何从讲起？言简意赅，亦难完作。只是题目虽大，也有许多不便讲与不容讲的，周作人先生所谓第一句话不许说，第二第三句话说也无用（札中语），我们可说的还是关于文学思想的方面。在国家最危急之际，不许人讲政治，使人民与政府共同自由讨论国事，自然益增加吾心中之害怕，认为这是取亡之兆。因为一个国决不是政府所单独救得起来的。救国责任既应使政府与人民共负之，要人民共负救国之责，便须与人民共谋救亡之策。处于今日廿世纪世界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话，总是不适用，不然何必普及教育。今日廿世纪之人，不使知之，便由也不

^① 即林语堂。

大情愿。今日救国之方策何在，民知之否，不知也，而欲其在沉沉默默之中保存救国之兴奋，戛戛乎其难矣。事至今日，大家岂复有什么意见，谁能负起救亡大策，谁便是我们的领袖，谁不能负这责任而误国，谁便须滚蛋。此后今日之中国是存是亡之责，与其政府独负，不如与民共负，后来国家荣盛，才能与民同乐而不一人独乐。除去直接叛变政府推翻政府之论调外，言论应该开放些，自由些，民权应当尊重些。这也是我不谈政治而终于谈政治之一句赠言。

（一）文学——提倡幽默，本不必大惊小怪，然偏有惊之怪之者。不过平心而论，有因幽默而惊疑怪诧之人，便可证明幽默确有一部分人尚未懂得，而有提倡之必要。幽默为文学之一要素，与悲壮、激昂等同为世界中外名著所共有，只要眼光稍新的人，没有不承认的。中国幽默文学是否稍有可观，成败自不必以眼前论之，但根本上反对幽默，或谓因为幽默尚未成功，大家遂免努力，总难免中道统遗毒之嫌。由道统遗毒之深，更使人不得不感觉须赶速作破坏工作，揭穿虚伪的严肃文体，而易以较诚恳，较自然，较近情，较亲切的文风。我是赞成诚恳而反对严肃的。主张严肃之人，大概在家做父亲，也不肯和儿女说两句笑话。在诚恳，亲切，自然，近情的文风中，幽默必不期然而至，犹如改训话为谈心，幽默也必不期然而至。中国文章向来是训话式的，非谈心式的，所以其虚伪定然与要人训话相同。所以若谓提倡幽默有什么意义，倒不是叫文人个个学写几篇幽默文，而是叫文人在普通行文中化板重为轻松，变铺张为亲切，使中国散文从此较近情，较诚实而已。

提倡性灵，纯然是文学创作心理上及技巧上问题，除非有人在文学创作理论上，敢言作家桎梏性灵，专学格套，或摹仿古人，抄袭依傍，

便可为文,本来不会引起什么争辩。我们今日白话已得文体之解放,却未挖到近代散文之泉源,所以看来虽是那末的新,想后仍是那末的旧。西方近代文学,无疑的以言志抒情程度之增加为特色,与古典文学区别。所谓近代散文泉源,即在作者之思感比较得尽量而无顾忌的发挥出来。再推而广之,不论时代古今,凡著作中个人思感主张偏见愈发挥的,愈与近代散文接近,个人思感愈贫乏的,愈不成文学。即以此可为古今文学之衡量。所以孔子到黄河平常一个感慨“美哉水!……丘之不济此也命夫”,比“再斯可矣”较有文学价值,而“再斯可矣”又比“为政以德”较有文学价值,因为三思常人所赞成,孔子独反对之,到底是孔子比较个人之思感。我们此后重评中国古人写作,也只好以此为标准。

总而言之,今日散文形体解放而精神拘束,名词改易而暗中仍在摹仿,去国外之精神自由尚远。性灵二字虽是旧词,却能指出此解放之路,故以着重性灵为一切文学解放基本之论。有人反对这种解放,那是道统未除,流毒未尽。性灵也好,幽默也好,都是叫人在举笔行文之际较近情而已。两者在西洋文学,都是老生常谈,极寻常道理。今日提倡之难,三十年后人见之,当引为奇谈。但是我仍相信此为中国散文演化必经之路。

(二)思想——中国今日举国若狂,或守株狂,或激烈狂,或夸大狂,或忧郁狂,看来看去都不像大国风度,早失了心气和平事理通达的中国文化精神。更可虑的,是失了自信力。这都不是好现象,但也都因国事日非,人心危急所致,又因新旧交汇,青黄不接所致。总而言之,乱世之音而已。思想我想是不健全的,整个而论,思想之健全,总不至如此乱嚷乱喊,稍有自信,也不至如此。拿这种态度来对付非常

局面，如何了得。于此不能不提出这思想通达心气和平的老话来说。孟子言智仁勇三者为天下之达德，能达斯能勇。对付非常时期，诚然非坚毅不可，但坚毅既非暴虎冯河之勇，尤不是隔河观人暴虎，唱唱两声“坚毅”完事。勇字必由智字得来，古代儒家之坚毅，莫非由理明心通，而能遇事泰然。中国人必由历史之回顾，对自己文化精神所在，有深切的认识，然后对中国之将来始有自信，由自信始有坚毅乐观。号为“革命”、“前进”之徒，惴惴岌岌，怕人家说他落伍，一味抹杀中国旧文学，否定中国祖宗，我认为只是弱者之装腔；而军阀贪官开口仁义，闭口道德，一味复古，也只是黠者之丑态。在这种各走极端，无理的急进与无理的复古，都已各暴露中国文化精神理明心通态度之遗失。无论维新与复古，这样的国是不能存在的。中国文化精神别的不讲，宽大是有的。以前林琴南、辜鸿铭、胡适之、陈独秀同在北大讲学，因此令人叹北京大学之伟大，便只是这个宽大自由道理。中国古代称颂政治之清明，也是常说“政简刑轻”，使人人得安居乐业，也便是自由宽大之意。大国风度是如此的。中国要大家活下去，还得来这种宽大的精神。径径小人就是小人不宽大之意。无论哪一党派要负起救国责任，当留此宽大二字，否则一时炙手可热，日久必无成就。

关于思想，更有一端为我所最愁虑者，就是统制思想。不要以为德国、俄国实行统制思想的愚民政策，我们便应该赶时髦也来统制思想。统制思想之祸莫甚于八股，而依我的定义，凡统制思想都可名之为八股。八股驱天下士人而置之笼中，流毒千余年（包括一切科学），吾人痛恨之，故打倒之。今幸生于千余年之后，闻得思想自由解放真道之后，复欲以新八股自茧茧人，真可谓见道不明信道不笃了。统制思想政策行后，其效果亦必同于旧八股，一国思想由清一色而刻板，由

刻板而沉寂,由沉寂而死亡。在这普遍的死的沉寂中,自有读书干禄之徒,为讨政治饭碗,受你笼络,亦自有一二宁舍富贵不肯干禄之书生终笼络不来也。

廿五年八月十四序于横滨舟次

载《宇宙风》第25期(1936年9月16日)

游击战的杂感

辨 微^①

凡是侵略者，都怕惧游击战的，它要速战速决，它挟持优越的武器，最希望阵地战，它想从决战击溃对方的主力。游击战是在不利的作战环境下产生的战术，但较之阵地战，却是更富于艺术性的战术。艺术本来是反抗的表现，反抗者总是处于不利的环境，劣势的地位的。它迂回，但也突击；突击固然迅速，但迂回也迅速的。它采取波浪形或潮汐形的发展，曲折联系，而不能机械地分开。

如果不能否定文学应该是战斗的，则巧得很，杂感正类似游击战，异于类似阵地战的论文，而且也是在不利的写作环境下产生的，较之论文，也富于艺术性。梁启超的“新民体”文，章士钊的政论文，胡适之的明白如话文，都曾经哄传过一时，但较之在当时的影响也很大的鲁迅先生的杂感，后来，直到现在的影晌，又是哪一种大呢？不用说是鲁

^① 即周木斋。